



錄目

辣裴脫之笑

夢

痛別

梅花姑娘

曉色

鸚哥

石屋嶺

一
澗潺潺不斷地流的河水，——從青山的凹處的飛瀑與鳴泉下面的許多小澗及狹窄併合起來，自然的流成了環繞山村的含有無上美意的一道河水。——日夜奏出它令人心曠意遠萬念俱寂的「幽靜之曲」，只覺得心靈上的「大自然化」，許是忘懷了世界上的一切，而入於山明水秀的愛意美味的溶液，似乎眼前的山村，就是塵世的桃源，從不開世亂兵禍的荼毒與流離之苦。

山村的住戶，除掉特意來住的有錢的幾個富戶，在山頂水涯，建築了傲人的華美精緻的別墅來炫耀外，却有個富於藝術天才的士君，——一個初期的肺病患者——因城市中沒有他相宜的不費錢的住處，于是由朋友的介紹，才來這山村裏，擔任了富商小姐的教館。他到了這樣一個清靜美麗的青山綠水的所在，非但有許多天然的風景，足以慰安他的精神，健養他的身體，他還能在夕陽將要西沉

的時候，坐在後花園大石上細聽流水的低奏，飛鳥的過影，更有從他女學生T小姐的房裏傳來的批霞娜聲，有時再能聽見T小姐的歌喉宛轉的一種尖銳聲音，尤其容易使他聽得出了神，直坐到暮色蒼茫「夜之黑幕」快罩蓋了大地，誠然，T小姐的披霞娜本已十分純熟，而且樂聲的抑揚頓挫裏，還有她誘惑性的清歌，竟會教牽牛歸來的牧童，也覺得好聽而駐足在柳蔭底下，因此，B君往往爲了他們粗淺的腦筋，也能愛到藝的深味，雖則他們隔河望着別墅而正在羨慕，未必是他們有聆音識曲的本領，但T小姐的藝的感化與魔力，禁不住他們微笑着了！

隔河牧童的聽歌，B君久了便也看慣，不過當在他們細語談論時，他們幼稚的心裏，不時發出懷疑的批評，——批評B君既做了T小姐的教師，爲何不去站在T小姐的身畔，可以聽到更清楚的歌聲？偏也遠遠地在隔河的大石上一個人呆鳥般坐着？——隨風隱隱地吹到B君的耳朵裏，B君也覺到這些話天眞得有味而好笑。等到他們回去的時候，天果然要黑了，霞光也紅得滿天一樣，青山也變得

深紫色，河水也染上一片粉紅的光彩；最有關係使得他們不能留戀的，是T小姐的琴聲歌聲停止了，B君偶然回頭去望別墅中的T小姐的臥室，窗門總是開着，T小姐沒一次不站在窗口，癡癡的凝望着，B君料想她也是賞鑒和領略晚天好景佳趣，他毫不措意地仍看他們牧童和牛的背影，從堤上樹隙裏漸漸消失去。

T

女士的家庭，非常簡單，只有母女兩人，婢僕却有六七個，父親已逝世了五年多，家產由她的叔父保管。——就是薦B君來教課的朋友

——她母親的意思，如今T小姐年紀只十七歲，出嫁還早，并且傳統觀念很深的女人，當然希望招一個品學兼優的女婿，付給他這一份富有的家產，與她女兒一輩子過快樂情愛的生活，她方才死也瞑目。可惜她們爲了省除麻煩，歡喜清靜起見，母女兩人來住這山村的別墅裏，她自己一天到晚念經吃素，她女兒則琴書自娛，各安適她們的鄉村生活。在T小姐的母親，本來十年如一日，決不會感受到

寂寞和慵懶，但她的女兒，有時總不免覺得太冷靜些！

T

太太日夜懸念她女兒的終身大事，可惜，這一個美麗的山川鍾靈的L村，偏找不出半個品學兼優的人才，值得引起她的注意的，更無從替女兒解決這重大問題了，於是，T太太不免在幾個靠得住的親戚面前，說了些委託物色佳婿一類的話。——尤其是她所最信任的她丈夫的兄弟——

T小姐在B君到館授課的第一天，她心中就起了疑陣，他想她叔父為什麼介紹一個廿多歲年紀輕輕的先生來教她讀書，她自以為她叔父聘了容貌清秀，學問淵博，性情和婉的B君，她母親也不反對，或許是有某種用意，因此，T小姐的對於B君，總不能因B君的養病而來的灑落態度，便消滅了她深結的疑團，於是B君的一舉一動，雖則B君未曾覺到他處處의監視與試探，他依舊自在的只顧他的自己。他是個情場的失敗者呵！他從四次的失敗上，使他感受着女性的不易親

近，他曾經咒詛過女性，惡恨過女性，到後來他以女性本來如此，不如此便非女性，也許這樣便是人，非這樣恐怕不是人，否則，他只好算是人的當中的獨特者之一而已！

日

子久了，T小姐與B君也相處得慣了。在讀書之暇，T小姐有意無意地問起了他的往事，他因為熟了，毫不避諱的偶然談起他失意的回憶，無論他如何的曠達，總掩不了心頭創痕的外露的悲苦，贏得T小姐代他不平，引起對他遭遇的可憐——。

B君的嗜好和習性，在不知不覺的流露中，已被T小姐知道得狠明瞭，有時候，B君因了飲食佈置，處處完全能合了他的心意，使他想着了便有些驚訝，但一剎間，他又把這些事認為偶然的巧合，大概館家的脾胃和習性，狠多地方竟與他相同罷了！

T

小姐的讀書，非常用功。B君曾笑說她太用功了，怕要使他來不及教授呵！但T小姐聽了，只向B君微笑，依舊極用功於她的課程，或許是因了B君的獎勵的話，她覺得無上的慰安，榮譽，更不敢怠惰了吧？然而，B君真在憂慮她太用功呢！

『B先生！我們出去繞一週L村，到東邊山上去跑一回好嗎？山上聽說有比我們園裏更大更美麗的蝴蝶，請B先生帶了珠羅紗網替我們去捉幾隻好嗎？』誠懇地天真地說着，她把現存做好的捉蝶網向B君面前一揚。

『跑山狠吃力呀！我病後怕跑不動，莫到了山上，上得下不得，那才笑話呵！』B君曾經兩次這樣淡淡的微笑地回絕她。

她聽了B君不肯同她跑山的話，她當時失望了，心裏非常不歡！但過後她又猜想B君或有更深的用意。

涼

秋天氣的一鉤新月，從一枝樹梢掛到另外一枝，T小姐坐在河邊的大石上，——就是B君常坐的賞玩雲影霞光和聽悠揚琴歌聲的那一塊大石。——她覺得有人掩住了她的眼睛，她嚇了一跳，用力扳去掩她眼睛的手，手一鬆了，她回頭看時，她驚喜交併，那是素來對她冷冷的嚴師B君呀！

『妹妹！你一個人悄悄地在做什麼？莫不是看我樣來賞玩大自然嗎？』
B君與平時不同地用特別溫和的密愛的口氣對她說。

『B哥哥！你來得正好，我們談一回吧？』

B君走近了幾步，和T小姐並肩坐在大石上，兩人絮絮地談起了一切。……

一鉤新月，移過了樹梢，隱沒在樹葉裏，也許是月兒姊姊怕羞，不好意思大膽地看着他們。

T小姐的頭漸漸低下了，B君右手放在T小姐肩背上，左手正在撫摩她的頭髮，突然勇猛地扳起她的頭來，他的嘴狠迅速的湊上去，接了一個熱烈的濃情融和的長吻！……………

樹影不見了！紗窗上一鉤新月，照到沉寂的黑暗的臥室裏，映出幾條明亮的白光。T小姐掀開了床上的電燈，小說書拋在枕邊，她獨自臉紅地回味着剛纔甜蜜的夢境！

B

君無聊得狠，獨坐在課室裏，T小姐帶了她應讀的書走進課室，看見了B君的背影，回想到昨夜的夢境，她的脚步進退兩難，心裏覺得非常的不安定，等到B君回頭見了她，她嘆了聲B先生，她的頭不自然地扭轉了一邊。B君一看見她書中夾着的一本名目奇特的小說「麗綺娜」，他便向T小姐說：

『T小姐；今天來得早，你手裏的小說，可能借我一看嗎？』

T小姐也不回答，遲疑了半晌，才把書授給B君，B君隨手一翻，見裏面寫着一行字在小說的原文「你愛我嗎」，上面却是B君的名字，B君一呆，T小姐已搶前走近B君身旁，俯下了頭伸手來想取回這小說，當她的粉香膩人的羞紅的臉擦過B君面部時，B君起了一陣熱辣的激動，他突然拋棄了那小說，瘋魔地抱住了她的頸頸，在血紅的櫻唇上，粉香的嫩臉，莫明地狂吻了！

窗外腳步聲響，他一眼看見窗紗旁閃過兩個人影，似乎是T太太和一個大騙頭，B君心頭跳躍得萬分厲害，望了望T小姐，臉上顏色通紅，他自己也覺得臉上熱得異樣！

「剝剝剝！」T小姐進來時隨手關上的課室門響了幾下，真是T太太與大騙頭緩緩地推進門來，只聽得T太太道：

「小姐在這裏呀！去吃點心吧！」

T太太站在門口說完了話，仍關上了門退了出去。B君望着窗紗邊，兩個狠

清楚的頭影閃過。

第二天，到了上課時，T小姐在課室內等了好久。不見B君，T小姐叫鴉頭到B先生臥室外去喚醒他，她以為也許B先生還未起身，但她又疑心B先生從來是起身得很早，不會有過這樣的事。

等了一會，那鴉頭回說B先生已走了！

『走了嗎？幾時走的？你為何知道他已走了呀！』

T小姐驚疑地問她的鴉頭。

『小姐！B先生真已走了，我在他房門口喚他不應，一推他的房門是虛掩着，裏面書籍零亂，我正想回來告訴你，走到牀邊又睡着看門的老王，他手裏拿了封信，他叫我帶給小姐，他說B先生臨去時說家中有要電來催他回去的，匆匆提了箱子走了！這一封信是囑交小姐的。』

T小姐接看了信，臉色灰白，似乎站不住，她的鴉頭慌忙趕上去扶住了她。